

谈安格尔

一、安格尔善画美人

一般人以为安格尔是“古典派”画家，往往联想到古典主义和规矩束缚，他对古希腊罗马的迷信和盲从，他离开现实是千远万远。殊不知理论是理论，事实是事实。在艺术上许多理论都是和事实不相符的，假若不是完全可笑的话。他的理论和实践是矛盾的。依照大卫的理论：文学是荷马一手创造的，荷马以后的人除了重复他的方法和原理，别无路可走。希腊雕刻家规定人体美的规范，后人除了重复抄袭希腊人体美才算正统派，别的路都是旁门外道。可惜大卫所处的时代虽然有(Winckelmann, Lessing, Quatremere de Quincy)一般学者在那里对希腊的“理想美”发狂，希腊考古学也平过是开创时期，一班人对希腊艺术的认识有许多不正确之处，当时见到所谓希腊的东西，多半是罗马的仿制品。哀金爵士 Lord Elgin 在 1803 年从希腊带回伦敦的《帕特农》雕刻，的确是希腊雕刻黄金时代的杰作。可惜大卫在晚年才见到。他自己发现早年对于希腊艺术的误解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

幸而事实上不许大卫继续不断的画希腊神话罗马英雄，抄袭所谓希腊的规矩准绳；幸而他天生是一个谨严的、有魄力的写实主义者，所以他能画出《Recamle 夫人像》，《Marat 之死》，和《冈城的三女子》Les Trois Darnes de Gand(这幅使他晚年画与荷兰大肖像画家赫尔士 F. Hals 有相近之点)和其他生动忠实的作品，否则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恐怕不会比他同国的勒不朗 LeBrun、德国的拉斐尔、满格斯 R. Mengs 高多少吧！

安格尔有趣的地方也在他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：一方面追随他先生大卫的“希腊正统正义”，同时把拉斐尔捧上天去，但是另一方面他在意大利临摹乔托和郭作利的壁画，又趁大家不留心的时候，便宜的收买文艺复兴时期 Quattrocento 的画。一方面迷信崇拜希腊的“理想美”，同时看见比较画得空洞轻浮的希腊陶器绘画，也认为是了不得的杰作。最妙的是：一方面画《荷马加冕图》(图中有但丁，拉辛，莫里哀，拉方登诸文人像，但没有莎士比亚和歌德，安格尔认为莎士比亚、歌德是属于日耳曼的而不是拉丁的，是浪漫派的文人，所以不配给荷马站班捧场。)但是他真正特长的东西，确是肖像画，着衣或脱衣的女人。

他为了强烈表现女子的肉体美，不惜用各种的变形 deformation 的方法；本刊上期印出的《婢》一幅，那个女子的脊柱骨至少比通常女子多两节至三节；在《丘比特与戴蒂斯》一幅里，戴蒂斯的颈和手臂长的出奇；在《罗杰救安琪利克》一幅里，安琪利克的颈也特别的长，晚年的《土耳其浴》里面都多有形的夸张，都是很好的例。现在法国的立方主义者——如罗特 Andre Lohte 变本加厉的拿安格尔的变形方法来佐证他们的主张、画法，他们任意的夸张改造自然，是有先例的。虽则他们的画恐怕会把安格尔气得跳起来。安格尔画着衣和裸体的女人，最难得的地方是在能表现他们的天真和高贵，同时又能尽量表现他们的个性。画美人能做到这一步实在是难得而可贵的。无论《美丽的才莉》、《杜复沙夫人》、《利维哀夫人》、《色

农夫人》都可以看出安格尔独到之处：(一)形的单纯化，线的节奏。面部表情宁静妩媚，但决不夸张，决不斜眼看人，决不对人笑。处处是高贵的、坦白、天真。(二)虽然形极求单纯，线极富装饰趣味，不同对象的个性，的确是毫厘不差地表现出来。上边列举的几幅肖像画当然是最好的例子，就是他的大幅构图《黄金时代》或《土耳其浴》(现藏巴黎卢浮宫博物院)里边的女子各个也是体态特性都是不同的，在这一点上，只有拉斐尔和德国的小荷尔班 H. Holbe 可以同他相提并论。小荷尔班的素描也许比安格尔的稍微坚峭些，但他们站在一起是彼此毫无愧色的。

二、安格尔的线条

安格尔善于运用线条，能用线条来表现“体积”，表现优美的“形”。无论他的线条如何曲折、流利、飘动，换句话说，极富装饰趣味和节奏，但他用线条的过人处，不在求抽象线条——线条本身——的曲折飘逸(例如东方画家或意大利的鲍梯切利、佛拉，安琪利珂)而在单纯高洁的线条来表现体积和形。在画面上虽然极富装饰节奏的趣味，但是他的线条不是一道抽象的轮廓，而是轮廓内许多体积连续不断的结果。试看他的《利维哀夫人》，头纱和衣褶的细腻、综错、飘逸，线条的节奏可谓成功之至，但是除了线的节奏外同时把衣褶下身躯的体积重量，衣服受压力的地方绷紧，不受压力的地方舒松，都巧妙地表现出来。他的线条不但不轻浮，而且并不求“漂亮”。决不放开笔画一个痛快。无论如何决不离开放松线条里边包含的单纯优美的形。总之，他的线条是“造型的 Plastique”，而不是“书法的 Callgraphique”。安格尔为世界大素描家之一就是因此。

三、安格尔的后继者

安格尔一生最大的野心要复兴壁画。他的《荷马加冕图》构图持平，不深进去，人物排列对称，多用静止的姿式，为其与建筑调合，用色少，色调低，用油极薄，人体与衣服同样的画法。全幅虽是庄严高贵，但是一张冷冰冰没有生气的油画。为什么安格尔画出这样的东西呢？因为他在意大利多年，研究文艺复兴与前期的壁画 Fresques，喜好画低的色调，不发亮的表面，和那比较抽象、离自然比较远的趣味。他画《荷马加冕图》时，虽然尽力施展他的素描天才，用低调的色彩，不用强光反光；但是可惜他不长于作大装饰画，始终不能实现他的最大野心。他的学生 H. Plandrin, Mottez, Amaury—Duval，虽然在巴黎的教堂里画了不少的大装饰画。离开意大利十四、十五世纪的杰作仍然是差得很远。沙赛里欧 T. Chasseriau (1819—1856)可惜死的太早，不能充分发展他可惊的天才。要等沙赛里欧和德拉夸的学生沙晓那 Puvis de Chavannes(1824—1898)出现于法兰西艺坛，复兴壁画才算正式得人，那便是后话了。